

等风来

UP IN THE WIND

鮑鯨鯨

著

筋疲力尽时，才想起告诉自己：
等等，先等风来。



等风来

鲍鲸鲸著

风停了，你的梦想还在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等风来 / 鲍鲸鲸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354-6475-0

I. ①等…
II. ①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6302 号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张 维
装帧设计：李雪婷
媒体运营：张 坚 严晶晶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 版：  **长江出版传媒** 电话：027-87679310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真：027-87679300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430070

发 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010-58678881 传真：010-58677346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100028

印 刷：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0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
版次：2013 年 09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0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5 千字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让我们静静地——等风来

滕华涛

终于又到了写序的时间。

每到这个时候，就说明我和鲍鲸鲸合作的又一部作品接近完成了。

从鲍鲸鲸连载小说开始，到我们电影拍摄结束为止，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尼泊尔？为什么要去尼泊尔拍电影？

我每次给出的答案都不相同。面对文艺青年，我说是因为旅行的意义；面对“资本家”，我说的是仁波切；面对时尚小资，我会拿出手机里存好的一张照片，回答他（她）八个字：佛光笼罩、幽静深远。

实际上呢？为什么鲍鲸鲸会跑到尼泊尔这个国家去写一部《等风来》的小说和电影剧本？她在后来的剧本里，

借助女主人公程羽蒙，写下了如下的对话。

程羽蒙：托斯卡纳的美食探访，怎么我收到通知，不让我去了？

主编：喔，托斯卡纳那事儿黄了。

程羽蒙：怎么会呢？不是策划很久么？

主编：改成去新西兰海钓了。

程羽蒙：所以呢？

主编不耐烦地摘下按摩仪，两只眼睛周围涂着绿色的胶质物，主编边擦脸边看向程羽蒙。

主编：新西兰那个海钓，是几个小富二代搞的，人家本来就要去那儿玩。

程羽蒙愣住。

主编：里面有个小孩的父亲，在咱们社里投着广告呢，就跟我们商量，让咱们杂志追踪一下，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些正面点儿的，阳光点儿的报道，最好能跟慈善啊、自我价值的体现啊挂上钩。作为回报，人家愿意再给咱们社多投一倍的广告。你说这事儿，社里能不答应么？双赢，win win！OK？

程羽蒙愣在原地。

主编：不过呢，本来社里说，新西兰海钓能成大专题，就不用再派人出国了。后来还是我求社长，说小程不容易，之前没出过国，这次护照都是办的加急，

就怕去不成，好歹让她出一次国。

程羽蒙表情缓和。

程羽蒙：那……那您准备派我去哪儿啊？

主编假笑。

主编：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程羽蒙表情期待。

程羽蒙：……那是？

主编：博卡拉。

程羽蒙：听着，好像离托斯卡纳也不远啊。

主编笑容微僵，点点头。

主编：说起来，是不太远……尼泊尔你知道吧？

是尼泊尔的一个非常 nice 的度假城市。

程羽蒙眼睛睁大。

程羽蒙：尼泊尔？！我去那儿干吗啊？

主编不耐烦地翻看起桌面上摊放的杂志样张。

主编：尼泊尔怎么了？空气新鲜，物价便宜，还有那么多雪山，是咱们东方的小瑞士呢……

程羽蒙：可是主编，我为了去意大利做了那么多攻略，各种食材怎么吃，好吃的小饭店怎么找，我都准备了三个月了！突然换我去尼泊尔，就算您把这地儿说得再好，落差是不是也太大了，太不公平了……

主编烦躁地看向她。

主编：小程，我训练你训练了这么久，为什么还

是不能把你的素养 raise 到和我相仿的高度呢？你站在我面前，向我抱怨不公平？So funny！你要找公平？麻烦你出门，下楼，右转，走五百米，有一栋建筑叫“朝阳区人民法院”，那里有你要的东西。

程羽蒙呆愣在原地。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2011 年，《失恋 33 天》上映前，我交给鲍鲸鲸一个难度很大的作业：把小说《浮沉》改编成一个 30 集的电视剧。这里面涉及 7 个亿的资本博弈、国企改制、对中国国进民退现状的思考、职场白领的生存守则，等等等等。当时所有人都怀疑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一个 1987 年出生的小女孩是不是脑子有点坏掉了。但我坚信鲍鲸鲸可以写出我要的故事，她也勇挑重担，开始奋勇创作。当然，过程可想而知，非常地艰苦。鲍鲍几度崩溃，数次对着电脑痛哭流涕，认为她根本交不出这个作业了。

因此，在一个夏末秋初的美好的晚上，我们约着喝小啤酒聊聊剧本。在尽我所能地鼓励了鲍鲍的创作之后，我更需要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现在剧本已经完成了 80% 了，只差一口气你就成功了！这个写完之后，你好好休息一下，后面的电影我已经想好了，准备去国外拍。这样，你写完《浮沉》之后，马上可以出国转转，旅行、休息，外加想想后面的电影。

鲍鲍眼睛亮了一下：……您打算送我去哪儿呀？

我略略沉吟：马尔代夫？就马尔代夫吧！你带着小王一起去，好好玩玩。

鲍鲍：谢谢导演！那我回去写剧本了，拜拜！

等到《浮沉》交稿了，我们还是约着一起去喝小啤酒庆功。喝到高兴的时候，我突然跟鲍鲍说：我怎么仔细想了想，去马尔代夫拍个电影挺没意思的呢！

鲍鲍警觉地：怎么没意思了？

我：你想啊，那地方除了海、沙滩、酒店之外没别的东西呀！我又不是去拍 MV，上那儿干吗去呀？

鲍鲍：那您是想去……？

我：尼泊尔！

鲍鲍：尼泊尔？！

我：嗯，尼泊尔。

以我对鲍鲸鲸的地理知识的了解，她一定需要回家 Google 一下才知道尼泊尔的具体位置，但她本能地知道这事有点不靠谱。所以，她问了一个后来所有人都在问的问题：为什么要到尼泊尔？？

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我们现在有钱了，日子过好了，但我身边的各种人都不开心？

没钱的不开心，觉得自己没钱还好理解；有钱的也不开心，虽然他们没觉得自己太有钱，但总体来说都不开心。没结婚的，不开心；结了婚的，也不开心。忽然觉得自己怎么

处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国家中，这个国家没有“没头脑”——因为一个赛一个的精明，但这里充斥着“不高兴”。

为什么？

这是我问鲍鲸鲸的问题，也是问我自己的问题。

之后为寻找答案的鲍鲸鲸，独自奋勇地开始了去尼泊尔采风的行程。

等到她回到北京吐槽完停电被吓、旅行被骗之后，说出了三个字击中了我——等风来。

这是博卡拉飞伞翼滑翔的教练告诉她的话。

不管你有多着急，或者你有多害怕，我们现在都不能往前冲，冲出去也没有用，飞不起来的。现在的我们只需要静静地，等风来。

当时我就确定，鲍鲸鲸没有白去尼泊尔。

后面的故事我其实也没想到。

鲍鲍三赴尼泊尔，四易其稿。

电影的筹备一波三折，几乎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是瘦小的她坚定地告诉我，我们的判断没错，鼓励我开开心心地去尼泊尔好好享受拍摄时光。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这部电影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尽兴。直到今天，我也不那么确定我拍得好不好，但我只想说：谢谢鲍鲍！谢谢《等风来》！感谢它带给我的

困难，因为我从困难的尽头总是看到绚丽的曙光……

终于有一天，我在博卡拉海拔两千多米的山上拍摄“等风来”这场戏的时候——凌晨五点，天蒙蒙亮。工作人员都在辛苦地搬运着重型摄影照明器材，Fishtail 山峰已经渐显轮廓，我们都着急地开始互相催促，大声喊着尼泊尔方面的协拍人员快点干活。我记得我怒吼着说“我起了这么早可是眼看要错过拍出最美的日出画面”时，突然一只鹰悠然地划过万道霞光，在我们头顶上悠然而自由地翱翔着。

太阳出来了，洒在美丽的鱼尾峰上。所有的人都停下手中的工作凝望着这只鹰，时间好像静止了。

我似乎错过了什么，那个是我刚刚着急要拍到的……

但我似乎又等到了什么……

我好像跟王灿和程羽蒙一样，悟到了什么，但又没完全参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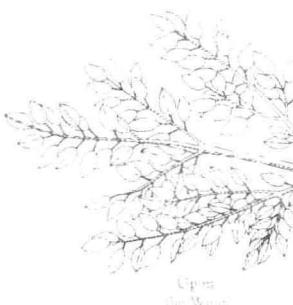
所以，无所谓啦，让我们静静地，等风来……

所以，我们都没变，你懂的……

所以，鲍鲸鲸，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干了，你随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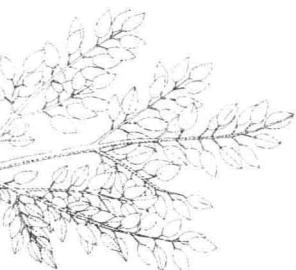
2013.7.1

写于《等风来》一稿定剪时



| 目录 |

序	001
一 这个世界的穷邻居	001
二 奥斯卡时段	009
三 冷光源，和存在感	023
四 用命换钱的人	029
五 幸福之初	039
六 一场冷笑话	047
七 抵达不了的地方	061
八 心灵清理现场	073
九 五星级酒店的宗教	085
十 你没做错什么	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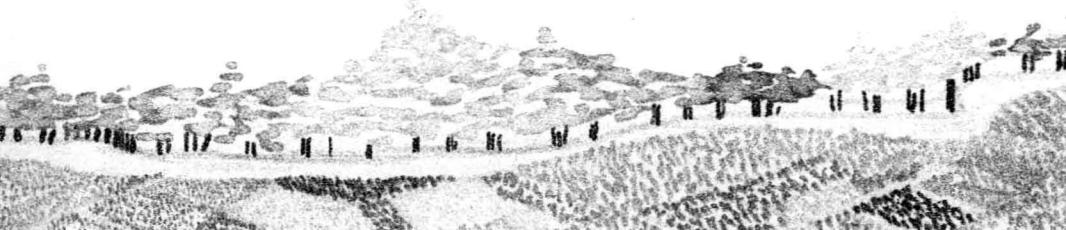


Up in
the Wind

| 目录 |

- 十一 神明见证 109
- 十二 带我去看最美的地方 119
- 十三 黑暗中，那些年的我 129
- 十四 单车驰过雪下的世界 145
- 十五 三个铃铛 163
- 十六 羽蒙 175
- 十七 不要和大象比摔跤 191
- 十八 如果焦灼感可以取暖 209
- 十九 不想投降 235
- 二十 等风来 263

一
这个世界的穷邻居



手机在客厅嗡嗡振动时，我正在通马桶，一边忍着恶心安慰自己：多忍一秒是一秒，多捅一下是一下，捅下去的是屎，忍下来的是钱。上次请了水管师傅来，进门出门也就用了半个小时，一共要了我三百五十块。

看着水里上下翻腾的屎花，胃里也跟着翻江倒海，再加上电话不停地响，我终于放弃了努力——何苦呢。“毅力”这个词，只有从成功人士嘴里说出来才有意义，像我这种只是跟马桶过不去的人，只会凸显出我的没底线而已。

电话是高中同学老周打来的，说准备办一个高中毕业十周年的聚会，问我要不要参加。

说老实话，我不想参加。

我分别参加过高中毕业五周年和九周年的聚会，按说

时间跨度挺大的，但我发现，每次聚会的差别都不大。

先是坐在一块儿相互寒暄，然后开始喝酒吃饭，喝到一定程度，进入下一环节：嘚瑟显摆。

“我最近升官了我家孩子会说话了这包好看吧是我老公送哒你们还没去马尔代夫啊再不去那儿就要被淹啦……”
诸如此类。

就像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致辞一样，都在等自己的时间段发言，时间紧任务重，别人在说的时候，其他人也没怎么仔细听，心里都琢磨着怎么把自己这几年挣到手的东西用最低调最淡定的方式摊在桌面上。

各自汇报完毕，伴着高涨的酒意进入怀旧环节，大家开始追溯高中时的往事：谁和谁一起追过谁，谁和谁一起欺负过谁，哪个老师脾气好，哪个老师有狐臭。

催泪点是毕业典礼那天，夏天阳光下暴晒的操场，校长站在升旗台上喊的那句“解散”。

一般回忆到解散段落时，酒瓶也都空了，大家纷纷落下眼泪，相互拥抱，嘴里不停地念叨：我们不能解散啊，不能解散。

不远处，服务员看着我们这群最后的客人哭成一片，着急打烊下班的他们一脸冷淡。

这个段落结束后，也就真的要解散了，各回各家，洗脸刷牙。第二天醒来，酒喝得太多，脑袋丧心病狂地痛，但为

了明年的同学聚会有新内容可表演，必须得起来去上班。装孙子的继续装孙子，赔笑脸的继续赔笑脸，挤地铁的时候回忆起昨晚，校长说的那句“解散”就真的那么有煽情点么？现在就不觉得了，但下次聚会时，一定还是会哭的。

说这么多，但不代表我讨厌高中的同学聚会，相反，我还是每次聚会里，最投入最专注的那个人。我需要在我现在完全被别人无视的人生里，靠他们来刷一下我的存在感。

“哎，到底来不来啊？聚会？”

我看不清不远处的厕所，想想厕所里那个内容丰富的马桶，刚想推辞，同学接着说：“这次聚会你应该来，除了咱们留在北京的几个人，还有一个老同学从咱们老家过来了。这次主要招待她。”

“谁从大同过来了？”

我老家在山西大同，我是在大同上的高中。高考以后，班里有人考到北京，有人考到上海，也有人就在家乡留了下来。

“吴亚丽，你还记得她吗？”

我举着手机愣了愣，然后开口：“我一定来。饭店我定，这顿……我来请。”

老同学有点儿惊讶：“啊？你跟吴亚丽这么熟吗？”

我跟吴亚丽，其实真不熟，但是这些年我一直记得她。

我记得她跟我的关系不远不近，记得她一直觉得自己